

著 夫 科 尼 夫 什 考

恨 與 愛

集 說 小

譯 浩 汪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年 四 四 九 一

目次

沒有門牌的房子	三
達拉秀克	一四
夜間喊聲	二六
引路的小姑娘	三一
愛情的故事	三八
甘西，基良	四二
爭吵	四七
老運水夫	五〇
渡口主任	五三
沙沃朗可夫大尉	五六

沒有門牌的房子

房子冒起縷縷烏煙，拚命撕殺，宛似海戰中的軍艦。

重迫擊砲底排射像冰雹般灑到樓房上，把它打得傾斜崩塌，破磚碎瓦，紛紛落地，這正像軍艦在海戰中覆滅時的情景。

在這多日的戰鬥中，有許多房屋是值得人們像稱呼每艘戰艦一樣以高傲的名稱來稱呼它的。被擊斃的德寇，亂雜雜的倒在攔樓上，五天五夜沒有功夫收拾。

伊瓦盛臥在重機關槍旁，順街掃射。富羅洛夫，謝列子涅夫和薩弗肯向鄰屋頂上德寇自動槍手開火。季穆肯坐在煙筒旁，把子彈裝到空彈盤裏去。

季穆肯的脚被打傷了，所以他坐着裝子彈，他本來疼不可禁，很需要躺着喊痛的。

另一個受傷戰士，又像昏迷不醒，又像已經死了。

風吹雪片，穿過破爛的屋頂打到攔樓上。季穆肯就爬去將雪收到食鍋裏，放在小火堆上融化後，把水交給伊瓦盛來冰機關槍。

因屋頂上有許多被打穿的窟窿，攔樓上就越來越亮了。

伊瓦盛帶領的衝擊組，五天前，以巧妙大胆的襲擊，佔領了這座房子。在樓下還在同反坦克砲手進行着肉搏戰時，就有四個戰士爬到攔樓上，兩個是順着救火梯，另兩個是攀着溜筒爬上去的，在那裏把德軍自動槍手殺死了。

樓房攻下了。

誰撕殺過，誰就會意味到勝利底無比快感。誰經受過這種情感的快樂，誰就會意味到它是如何磅礴無垠的。

伊瓦盛豪傲得忍不住了，他朗聲轉向戰士說：

——同志們，我們由德寇鉄蹄下解放出來的這所房子，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伊瓦盛本想說，這所房子在戰術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居高臨下，控制着周圍地勢，但他覺得這類話還是太渺小了，而要尋找別的莊嚴堂皇的話。他果然說出了這樣的話。

——這是一座有歷史意義的房屋，——他喜溢眉宇地望了望周圍被子彈打爛的牆壁說道。

薩弗肯說：

——我聲明，——我們要不愧為一個在這房子裏住過的人。

富羅洛夫說：

——這就是說：我們要拚命守住這座房子的每塊石頭。

謝列子涅夫說：

——這樣一座有特別意義的房屋，是非常令人高興的。

季穆肯，——那時他的腿還沒有打傷，——就彎着腰，從地板上拾起一個壓壞了的廚房小器皿，小心地把它放到窗台上。

德寇不願放棄這座房屋。又舉行反攻。拂曉時，他們將我軍戰士逼退到了第二層樓上。到第二天時，已在第三層樓上進行戰鬥了。當戰士們退到了攔樓上時，伊瓦盛乃下令圍攻德寇。

四個戰士從房頂四面爬下來，落地後，即衝入了第一層房屋。伊瓦盛和三個戰士則拿着乾草（這是原先在閣樓上的德寇機關槍手睡覺的乾草），點燃了起來，每人拿着一大捆火焰熊熊的乾草，順着樓梯飛奔而下。

紅焰高騰的火人，嚇得德寇慌亂奔竄，就乘機拋擲了一顆能發出兩千炸片的手榴彈。

伊瓦盛叫謝列子涅夫和富羅洛夫兩人留下，守住德寇拋下的反坦克砲，自己和兩個戰士重新回到閣樓上重機關槍和傷兵跟前。

掩藏在隣屋牆角邊的德寇坦克，開始用高度燒夷彈轟擊。閣樓開始着火了。

伊瓦盛命令將受傷戰士抬到四層樓上，隨後又抬到三層樓上。但不久後又只好由三層樓上移走，因為有許多燒透的樓板開始在脚下崩塌起來。

在樓下，謝列子涅夫和富羅洛夫把反坦克砲拉近門口，向坦克轟擊。坦克在每次轟擊後，即隱蔽到屋角後，很難擊中它。季穆肯用一隻腳站在窗戶前打自動槍，他停住射擊，坐到地板上說，他再不能忍受了，要馬上爬去炸毀坦克。

伊瓦盛對他說：

——要是你疼得發暈了，我們就不需要你做這個。

——不是，我根本沒有發暈，季穆肯說，——我不過覺得氣憤，這個混蛋坦克，躲在牆角上來轟擊我們。

——呸，那就是另一回事。——伊瓦盛說。——那我就不反對，你去吧。

——我用什麼走去呢，——季穆肯糾正他說。

——我知道，——伊瓦盛說，——你不要生氣，我說錯了，——他即走到放有反坦克手榴彈的牆角

上。挑選了一個，拿回來，却沒有將它交給季穆肯，而拿出手帕細心地擦拭它。

你不要耽誤時間，——季穆肯伸長一隻手說。——也許你還想把紅綾花結纏到它上面吧？

伊瓦盛將手榴彈由左手放到右手中說：

不行，不如我自己去。

隨便你，——季穆肯說，——祇是我用一隻腳站着，疼的更厲害。

哪你就躺下好了。

要不是他們在我耳邊射擊刺激我的神經，我就躺下了。——季穆肯就慎重地從伊瓦盛手中把重手榴彈取過來。

讓我把你抱到門口去。

把我放下來吧，現在讓我自己去，——季穆肯說，並愕然問道：——為什麼你吻我？難道我是女人或死人不成？——他爬到院子裏又喊道：——我不在這裏，你們不要開罐頭吃。要是不留給我吃，我就不回來了。

燃燒房屋的火焰把雪映成粉紅色。坦克發砲底閃光照得雪地通亮，只見在雪地上有一個人捲縮着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上邊某處燒落了樑木把天花板都衝擊得掙蕩起來了。黑沈沈的什麼也看不見，烏煙刺得人眼睛發疼，辣辛辛的毒氣鑽入人的口鼻肺腑。火燃燒到了樓梯扶欄上，像貓般往下急爬。

伊瓦盛走到謝列子涅夫跟前說道：

——稍微瞞高一點，約莫向着頂塔瞞準，免得傷着他。

懂得，——謝列子涅夫說。接着，他眼瞅着測準器，又補充說：——我想哭：好一個漢子，他在這裏說的話是多麼高尚呵！

——此刻要哭的是那些人，——伊瓦盛說，——他正在收拾他們。

要是一顆砲彈落在離你一兩步遠的地方那你就很難說出，砲彈爆炸的聲音怎樣。伊瓦盛被震得跌倒了，只覺得他的頭被聲浪，被爆炸震得簡直要破裂了，疼的眼花繚亂，到處都是一片紅光。

坦克上發出的砲彈在反坦克砲筒下爆炸了，把砲掀開很遠，翻倒的砲筒打穿了牆垣。油從打毀的緩衝器內流了出來，立刻就着火了。

謝列子涅夫扶住牆壁站了起來，接着，他試試用右手將受傷了的左手扶起來，隨後，他走到立在地板上的無花果樹跟前，把它由花盆裏拔了出來，用粘滿了土的樹根去撲打燃燒着的油的火焰。

伊瓦盛坐在地板上，兩手支着頭，身子搖蕩不停。他突然站了起來，跟踉蹌蹌的向門口走去：——到什麼地方去？——謝列子涅夫問。

——喝水。

謝列子涅夫拾起一塊地板，伸到窗外，撒了一板子雪。

——吃吧，——他對伊瓦盛說。

但伊瓦盛並沒有吃雪，他覓得帽子，把雪放在裏邊，就往自己的頭上一戴。

——摘下來，——謝列子涅夫說。——頭會受涼。這會使你一輩子變成傻瓜的。

——有過爆炸嗎？

謝列子涅夫用牙齒咬着綳帶的一頭，包纏自己受了傷的手，沒有立刻回答。包紮好後，他說道：

——請你將我的手榴彈上好雷管，我一隻手是弄不來的。

——他把坦克炸毀了嗎？伊瓦盛又問。

——我什麼也聽不見。我的耳朵直在流血，——謝列子涅夫說。

——我好像喝醉了的，現在直想嘔，——伊瓦盛說着，就坐到地板上了。後來他一抬頭，看見並排坐着的季穆肯的面龐時，並沒有驚訝，祇問了聲：——活着嗎？

——活着，——季穆肯說。——想稍微躺一下，不妨事麼？

——不妨事，——伊瓦盛說了，試試站起身來。

謝列子涅夫把自動槍放在窗台上，往下一蹲，就開始射擊着。短短的自動槍筒在每次排射時，便一下下的彈打着窗台，因為謝列子涅夫用一隻手拿着自動槍，後來，他把子彈盤靠緊窗台邊，自動槍才不跳動了。

伊瓦盛攀着謝列子涅夫的肩胛，向他的耳邊喊了一聲：

——你聽我的話嗎？

謝列子涅夫點了點頭。

——到受傷戰士那裏去吧，——伊瓦盛說。

——我不會看護他們，——謝列子涅夫說。

——去吧，——伊瓦盛重複說。

——好，他們反正是昏沈沈的不省人事。

伊瓦盛命令富羅洛夫將所有家具，木頭等等都堆塞到窗戶和門口去。

——難道這樣的障壘可以阻住他們麼？——富羅洛夫說。

——快作，——伊瓦盛說？——執行命令。

當障壘已準備好時，伊瓦盛就拿起盛着燒夷液的瓶子，想在倒在地下的櫃子角上把它碰碎。但富羅洛夫阻住了他：

——燒夷瓶怪可惜的。請讓我把手上穿的短棉襖浸上油去點火吧。

障壘燃燒起來了，薩弗肯走到伊瓦盛跟前說道。

——指揮官同志，恕我不堅決，但這樣，我是不能的。我寧可撲向敵人去。請允許我吧。

——什麼你不能？——伊瓦盛問。

——就是這個，——薩弗肯朝着火焰翹了一下嘴。

——難道我們是舊教徒不成？我想讓大家休息一下。德國人一看見火焰，就會靜下來的，——伊瓦盛氣忿忿地高聲說道。

——你這樣是想欺瞞敵人嗎？——薩弗肯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

——是欺瞞敵人，——伊瓦盛噎聲回答說。

煙薰的喘不過氣來。軍大衣炙的火熱，發出一陣焦毛氣味。

火焰彎折起來，舐着房屋的牆壁，從樓下房屋突出外面。驀地起了一陣暴風，只見一團團的火球在黑暗中飛來飛去，好似無數的紅布在飄舞着。

德寇深信，房屋保護者已經覆滅了，於是就在環繞房屋四周的鐵欄石基後面分散停下了。

突然間，由窗中衝開飄蕩蕩漾着的火簾，跳出了四個人，直向德寇撲去。富羅洛夫跑到小門跟前，趕上了一人，拿瓶子猛然向他頭上一擊。這個德寇渾身着火，他拚命跑走，但很快就跌倒了。富羅洛夫

10 躺在雪上滾來滾去，這樣來壓熄滅在他衣服上的燒夷液。

薩弗肯躺在德寇機關槍前對伊瓦盛說：

——好像我的腦子裏都注滿了煙子弄得麻木到極點了！

——煙子是不會鑽到腦子裏去的，這是你說蠢話，——伊瓦盛答道。

謝列子涅夫用他的一隻好手扶着季穆肯爬到街上。

——你爲什麼帶他來了？——伊瓦盛在他的背後叫問道。

——他已經好了，——謝列子涅夫說，——他可以做我的副手。橫豎我們是躺着，躺在露天空氣裏要好一些。

德寇又來逼攻，房屋保衛者不得已退到燒毀了的房子裏去。

地板燒成了一個大窟窿，內面填滿了灰燼和暖熱的碎片。戰士們都站在窗孔前熱熱的工字形鉄架上，繼續開火。

戰鬥已進行了六天六夜。薩弗肯自言自語地抱怨道：「我沒有受傷，可是我要不睡覺，就會立刻死去的」，——這樣的話並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的。人們的力量已疲竭到萬分了。

當季穆肯說：「我受了傷，腳疼的要命，根本不能睡覺」，——同樣，也沒有人覺得奇怪的。

謝列子涅夫，渾身冷得發抖，因爲他流了許多血，冷的牙齒打顫說：

——這座房子的暖爐裝置得很好。荷蘭式的。房子原來是很暖的。

——原來這裏的東西還多着哩，——富羅洛夫說。

——既然房子是有歷史意義的，那不管怎樣是會恢復起來的，——薩弗肯忿然說。——只要牆壁完好，焚燒了也是無關緊要的。

——你睡吧，——季穆肯說，——不然你會死掉的。管它歷史意義也好，旁的也好，你祇遵照命令守住就得了。

——對呀，——伊瓦盛說。

——我不是討論命令，——薩弗肯說。——我只是說，既然房子有特別意義，是令人高興的。

德寇曾四次企圖攻破房屋，趕走保衛者，但四次都被打退了。

最後一次，德寇僥倖攻入了。戰士們在黑暗中用磚頭攆打他們。德寇看不見開槍的火光，不知往那裏射擊好。當德寇跳出屋外時，在窗前有一個黑人站了起來，一隻手握著自動槍，像打手槍般將子彈一顆一顆單個的射出。這個人倒地了，就有另一個黑森森的人站了起來代替他。這個人用一隻腳站着，手臂靠在窗戶邊緣上，開放自動槍，也如打手槍一樣，用一隻手握槍打着。

直到天曉時，我軍才佔領了對河城區。

柔嫩、稠密而幾乎溫暖的雪花在空中飛舞。雪像慇懃愛護似的落到那些殘缺不全的烏黑樓房上。

一隊坦克在街上駛過去了。有許多穿著偽裝的陸戰隊員像白熊般坐在坦克鉄甲上面。

接着有機關槍手跑步走了過去。戰士們自己拉着小巧華美的小雪車。車上載着機關槍，用雪白的被單遮蓋着。

最後，砲車拉着大砲行進，粗長的砲筒顛顛簸簸的點着頭，宛似向着兩旁房屋鞠躬致敬。

在那座燒焦了的房屋周圍鉄欄石基上，坐着三個戰士。他們穿著烏黑襤褸的服裝，他們的臉色憔悴，雙目緊閉，頭向後仰。他們都睡着了。另外兩人直接躺在雪地上，睜着眼睛，眼中露着痛楚的神色。

當救護車一出現時，躺在雪地上的一位戰士，就把一個坐着睡覺的人底腿拉了一下。這個人醒過來了，歪歪側側地走到路上，舉手叫汽車停住。汽車開到了圍牆邊。救護隊員先將臥在雪地上的戰士放到

抬牀上，隨後就來抬那些緊閉雙目，頭向後仰，坐着睡在圍牆旁邊的戰士。但伊瓦盛，——就是叫汽車停住的那位戰士，——向救護隊員說：

——不要動這兩位戰士。

——爲什麼？——救護隊員問。

——他們沒有受傷。他們疲憊到極點了，他們要睡覺。

伊瓦盛向救護隊員要了三枝香煙。他自己抽了一枝，其餘兩枝放在睡眠人的疲弱嘴唇裏。隨後，他回頭向救護車司機說：

——你要小心開車，你知道這是些什麼人！

——懂得，——司機說。接着他將眼一眯向房子努了一努嘴問道：——你們是從這所房子裏出來的麼？

——對的。

——那末，你們的事情，我已聽說的很多了。能夠和你們認識，真是快樂的事，——司機說。

——得了，——伊瓦盛說。——你快開車，不要耽擱吧。

伊瓦盛把熟睡了的人推了許久。他又用雪將薩弗肯的耳朵揉過了。但薩弗肯却還是極力想從他的手裏掙了出來，直臥在圍牆旁邊。

後來，他們走了，潔白的雪花仍然霏霏落着，他們經過許多燒得像他們保衛過的那所房屋樣的房子。其中有些房屋是值得人們像稱呼戰艦一樣，以高傲的名稱來稱呼它的，如像「光榮」，「勇敢」，「剛毅」等等，或者把它們稱作「季穆肯」，「伊瓦盛」，「薩弗肯」也沒有什麼不好。這些名字也是足以引爲自豪的稱號。

薩弗肯看見了一個戴着男子暖帽，手中提着一個重包袱的女人，即走到她跟前，極力謙和地問道：

——對不起，女同胞，你是本地人嗎？

——本地人，女人用喜色洋洋的眼睛瞧着薩弗肯說。

——請你告訴我，誰在這所房子內住過？——薩弗肯用手指着他們保衛過的那座房子。

——居民住過，——女人說。

——究竟是什麼人？——薩弗肯問。

——普通的俄國人，——女人說。

——屋子却是很老的，——薩弗肯惋惜着說。

——如果真是老的，那就不可惜了，——女人懊惱地說。——這是在戰爭不久前才蓋的，真是一所漂亮的房子呵。——陡然她把包袱往地上一丟，伸直腰來，机陞不安地嘟囔着：唉呀，親愛的同志，我怎麼跟你說什麼房子的事，親愛的，讓我擁抱你一下吧！

——當薩弗肯趕上同志，伊瓦盛問他道：

——怎麼，遇到熟人了嗎？

——沒有，我只是打聽了一下：

稠密而幾乎溫暖的雪繼續飄舞着，所有三個人都極想躺在蓬蓬的雪上大睡一場。但是他們仍然往前走，走向城郊去，在那裏，機關槍還在枯燥的噠噠噠噠敲着，殷殷的砲聲還在有節奏地響着。

達拉秀克

——好一個達拉秀克！

——真是泥鰍頭上生角來了。

——怪事，怪事。

——那裏找來的神力呵！

——簡直是隻猛獅！

——他原來是個霉到極點的漢子。

——現在他使德國人倒霉了！

達拉秀克站在地窖中間。在他疲憊而污濁的臉上總是流露着害羞似的微笑。

他急想解開結有一層薄冰的軍大衣上的鈕扣，手指却麻木不聽使喚。

有個戰士急去幫他脫下軍大衣，這種友誼的幫助，使他更加不好意思了。

另一個戰士倒了一碗熱茶遞到他手裏，還有一個戰士就向碗裏撒糖，幾乎把他領得的整整一個星期的份糖都撒進去了。

——脫下毡靴來。

——弟兄們！誰有什麼，就拿什麼來。

他們送給他毡靴，剛從腳上脫下來的溫暖暖的毡靴，而毡靴底主人，却鑽到寢牀上去了。把煮熱了的罐頭放在他的膝蓋上，接着又遞給他一枝捲好的香煙，並給他點着火。

佈。

達拉秀克簡直不知先做什麼好：穿乾乾淨淨呢，喝茶呢，吃罐頭呢，還是抽香煙呢？他們把達拉秀克頭上血跡斑斑的布片輕輕解下，纏上乾淨的新綢帶。達拉秀克馴順地聽從大家擺

佈。他連一句話也不能說：

他的喉嚨癢的難過，連連咳嗽不停。

他很想哭。

達拉秀克擦一擦眼睛，低聲說：

——爐子冒煙的很。

又將眼睛擦了一下。其實爐子連一點煙氣也沒有。

有人在抖鬆寢牀上的乾草，把雨衣鋪在上面並準備枕頭。

邱麻科夫，是這一班上最莽撞的傢伙，在高聲叫喊：

——今天不准玩骨牌！達拉秀克要睡覺休息。明白嗎？

達拉秀克怎麼也不能抑住自己臉上快樂的微笑。時刻都處在甜蜜忘懷幾似夢境之中。

達拉秀克躺在牀上。靜默了。他們給他蓋上幾件軍大衣。拿報紙把煤油燈光遮住了。

達拉秀克却不能入睡，在軍大衣下老是抖戰不停。這並不是因為發冷，不是的。而是因為他此刻實在興奮得過度了。

在戰爭中，有一種簡單的尺度來測量人對人的關係。

這種尺度，就是軍隊中弟兄間的品評。這種尺度是再公道不過的了。你一入伍當兵後，在大小事情上，

16 都可以看到它，而且它將成爲你的自豪心，愛情，良心和人生所必需的一切，成爲比生命更貴重的東西。

達拉秀克原來是孤獨無伴的人。但這是他自己的過失。

第一次戰鬥後，指揮官檢查新戰士剩餘子彈的數量。達拉秀克總共只耗費了六顆子彈。

爲什麼射的這樣少？

達拉秀克沒有回答。

達拉秀克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這裏：我：沒有明顯的目標，——達拉秀克拉長嗓子吞吞吐吐的嘟囔着。

隨後，有個名叫李泊托夫的戰士走到達拉秀克跟前氣沖沖的說：

你爲什麼撒謊撒到目標上去？害怕罷了。真的駭人，可不是嗎？你射他一槍，他打你一排。你不射擊，他也停手。可不是嗎？

不是，——達拉秀克說，雖然實際情形真是這樣。

唔，你原來是這樣的傢伙。呸，得了，——李泊托夫說。

在晚餐時，達拉秀克問：

喂，弟兄們，誰有多餘的匙子？

李泊托夫應聲說：

難道這裏是軍事商店不成？自己應該帶着。

在睡覺前，戰士們互相談論着。邱麻科夫說：

——我生活的很舒適，要我過別樣的生活，那就不行。我恨德國人真恨入骨髓。

李泊托夫把眼向達拉秀克一瞟說：

——也有這樣的人，因為生活好，却油蒙住了心。

——是的，也有這樣的人，——邱麻科夫附和說，同樣也向達拉秀克一瞟。

我時刻都準備犧牲自己性命的，——達拉秀克說。

——白送性命，——李泊托夫插嘴說。——德國人正喜歡這樣。他就喜歡你不動他，他好打你。

——你想我胆怯麼？

——不是，是我胆怯，——李泊托夫泰然說道，——我坦白對大家說，我會胆怯過，為的是使大家

知道了，下次再不會饒恕我。——並挑釁式的重複說：我這樣說了，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就再也不能胆

怯害怕了。現在我胆怯害怕是絕不行的。

——對，——邱麻科夫說，——現在你不會再胆怯害怕了。既然你有這樣銳敏的天良，怎麼也不會

胆怯了的。

在第一次戰鬥中，人的情感總是苦悶的。這種情感弄得人們失神喪氣，精疲力竭，茫然不知所措。

要一下子擺脫這種情感是不容易的。這同樣是一種精神病。

達拉秀克，苦於這種情感，總朝夥伴靠緊去。李泊托夫喊道。

——維持距離！

達拉秀克爬轉去，剩下孤單一人。開始他看不見敵人，隨便亂射，繼而想道，這樣放槍只是為了壯胆。他羞愧起來了，也就停止放射了。

在戰鬥中，如果你看不到自己夥伴底動作，你也會覺得他的行動。幫助弱者，這是每個勇敢同志底